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三九五

秋室學古錄六卷梁園歸櫂錄一卷憶漫菴賸稿一卷 余集撰

一

紅欄書屋詩集四卷斲冰詞三卷雜體文稟七卷（卷四缺） 孔繼涵撰

一一三

未學齋詩集十卷附補遺一卷 仇養正撰

一九三

稻香樓詩集十卷 程際盛撰

二七三

塞垣吟草四卷附東歸途咏一卷 陳庭學撰

三七一

王孟公詩稿十四卷（聽雨篷詩鈔四卷葺圃詩稿四卷兩席園遺稿

二卷冬養齋遺稿二卷吉羊館詩餘二卷） 王陶撰

四三三

韓川文集十卷韓川外集二卷韓川詩集七卷 陳從潮撰

五三三

清容堂詩集十卷 吳樹本撰

六七一

秋室學古錄卷一

錢塘 余集

重刻九靈山房遺集序

僕生平泊然寡所嗜好喜讀書輒以病止愛書畫亦頗懲於玩物之戒惟於古人遺集篤嗜之勿衰尤加意於未刊之本區區之意豈徒以矜儲藏亦欲延古人一綫之緒耳邇年來得宋元人遺集不下五百種竊欲與同志約期爲刊書會以流通之尙未果也九靈山房遺集三十卷浦陽戴叔能先生所著初得舊鈔於吳中前年秋晤其裔孫某於吳山亟授而開雕焉予惟宋元以來

秋室學古錄

卷一

一

戴氏之以詩文名浙東者天台戴式之四明戴帥初浦陽則先生也顧石屏僅以詩名江湖間且有江右女子之議或者病焉惟剡源受業王伯厚之門學有本原差相後先而吾謂先生之品尤爲卓絕其詩文孤峭廉潔一洗當時萎茶之陋生當元季末造明祖龍興旁求遺彥此正文章華國千載一時之遇使其稍自貶損入侍帷幄吾知朝廷詔誥銘頌大手筆必有資其撰述者宋文憲不得專美一時矣而乃終已不顧屢避徵辟卒以瘐死若有不足以易此九靈一片石也者此其操行爲何如而謂其文章猶不免與燭火同滅豈理也哉先是

吾友仁和戴子肇姬其先系出浦陽先生蓋其遠祖嘗欲謀授梓惜浮沈諸生間徒有志而未逮今戴君於四百年後網羅放佚頓還舊觀克誦世芬有足多者肇姬聞之當必爭先覩爲快世有賢子孫聞戴氏之風者人思表彰其先世遺集余且不惜出所儲藏以供參互考訂之助豈惟發潛德之幽光亦藉以慰區區好古之素豈不大快嗟乎世固有擁厚貲以自肥而棄先澤以覆瓿者其於戴君賢不肖何如也

感應篇重刻序

秋室學古錄

卷一

二

之序李天錫爲之傳其流傳之首基也嗣後或爲箋疏或爲圖解分章櫛句義繹文繁六百年來流本不一幾於經典之尊然而流播愈繁崇奉益渺愚夫穉婦詫爲神明奉爲著蔡而其貌儒者轉或以爲非先王之法言往往弁髦置之吾謂此其見誠謬鑿而付梓流通者亦未嘗不授人以口實也今之梓之者曰吾何樂乎爲此吾將有所利也父詔兄勉師教友說無非爲富貴之階梯而凶惡之悔懺者日持此譏鄙荒陋之說以號召世人而欲其信從是猶欲其進而鍵之門欲其歸而閉之荳所謂先生之號則不可也竊嘗習其文而繹之其辭

則老氏之旨因果之說而其義則聖人正心誠意之學修齊治平之理仁民愛物之道靡不具備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其愚者鑒禍福而足以戒其賢者慎好惡而得其方效在天下實化民成俗之原效在一人亦克復歸仁之漸然則欲行先王之教者是編則舟楫也欲衛先王之道者是編則干城也豈徒不悖云乎哉友人某淑身滋德敦行不怠聞一善言沛然莫禦服膺是篇歷有年所暇日取斯編重加訂正甚盛舉也倘云借是編爲求福秋室學古錄 卷一 三

重訂名醫類案序

新都江氏名醫類案行世近二百年矣其爲卷十有二爲類二百有奇條析病狀援据方書臚列治法斧藻羣言蔚成大國實受命于軒岐而拓宇乎靈素惜原本考訂疎漏間脫特多吾友魏君玉橫鮑君以文精加讎比網羅史氏研搜家集畢力補綴丹鉛告疲始稱完好重

付殺青客有難者曰古之醫師天官隸焉或論病以及國或原診以知政鴻術通乎神明而元機出之妙悟若乞靈於方劑假寵於陳言抑亦未矣而奚以爲夫自張王絕軌朱李輟音凡今之治醫者輒謂古今異宜南北殊習本草非神農之遺仲景亦偏隅之論於是循規弛墨徧見自聖卒至於殺人而不自知其謬蓋此譬之治經者則遊譚而已矣譬之習兵者則野戰而已矣郭王許亂宗之言亦何嘗爲庸妄者授之口實乎然則欲爲良工必習諸乎明堂甲乙玉冊元珠博涉乎三部九候五運六氣所謂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跖必數千而飽此一夫之獲耳其若廣摭何曰固也內經十八篇難經八十一章詞奧旨遠尊如經典不易曉了後世方書候論汗牛馬充棟宇學者縱極綜攷而無所徵驗猶不免以人爲嘗試也無所比例猶墨守焉而未得其會通也余讀是編竊以窺其用心其徵事也確其達用也大其豎義也備其遣詞也約事皆已經則無所可疑法可互求則不病於執世遠道微曲漏充塞俗師庸術支節苟且一旦延張王于一堂接朱李之末座與之上下其議焉其所津逮爲何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乃可以盡窺倉公之祕笈而奏奇伎矣豈徒資庸瞽之肘後供童蒙

之掇拾而已哉按醫之有案實權輿於左氏傳太史公魏晉以降多散見於史集至丹溪始有專書皆其門人所日紀亦小說雜記之屬宋張季明作醫說十卷首述軒岐以發其宗次列證治以窮其變又此編之鼻祖也至於分門別類間有未精審者是在覽者之鑒別不復爲之更定舊本向有無名氏殊筆點定玩其評乙知其於是道三折肱矣故竝存於簡端云庚寅三月

聊齋志異序

乙酉三月山左趙荷邨先生奉命守睦州余假館於郡齋太守公出淄川蒲松齡先生聊齋志異請余審定而

秋室學古錄

卷一

五

付之梓嚴陵環郡皆崇山郡齋又多古木奇石時當秋廳怒號景物峭麗狐鼠晝跳鴉鵲夜噪把卷坐斗室中青燈睽睽已不待展讀而陰森之氣逼人毛髮嗚呼同在光天化日之中而胡乃沈冥抑塞託志幽遐至於此極余蓋卒讀之而悄然有以悲先生之志矣按縣志稱先生少負異才以氣節自矜落落不偶卒困於經生以終平生奇氣無所宣洩悉寄之於書故所載多涉詭譎荒忽不經之事至於驚世駭俗而卒不顧嗟夫世固不乏服聲被色儼然人類叩其所藏有鬼域之不足比而豺虎之難與方者下堂見蠶出門觸蠶紛紛沓沓莫可

窮詰惜無禹鼎鑄其情狀鑄鍊抉其陰霾不得已而涉想於杳冥荒怪之域以爲異類有情或者尙堪晤對鬼謀雖遠庶其警彼貪淫嗚呼先生之志荒而先生之心苦矣昔者三閭被放彷徨山澤經歷陵廟呵壁問天神靈怪物琦瑋僞佹以洩憤懣抒瀉愁思釋氏憫衆生之顛倒借因果爲筏喻刀山劍樹牛鬼蛇神罔非說法開覺有情然則是書之恍惚幻妄光怪陸離皆其微旨所存殆以三閭侘傺之思寓化人解脫之意歟使第以嫵嫩諾皋希蹤述異相姤美此井蠶之見固大鑿於作者亦豈太守公傳刻之深心哉夫易筮載鬼史紀降神妖祥災異炳於經籍天地至大無所不有小儒視不越几席之外履不出里巷之中非以情揣卽以理格是憊憊者又甚於井蠶之見也太守公曰知言哉遂書以爲序

安雅堂未刻稟序

萊陽宋君仁若輯其王父玉叔先生未刻遺集若干卷介予門人某來求序余讀而歎曰甚矣哉先生之不幸也先生早歲登籍中丁家難晚遭逆變燕秦越蜀遊歷殆徧仕進齟齬卒未得如其志人爭惜之而吾謂此正不足惜蓋不極天下苦硬之境不能道天下秀杰之句昔龍門氏足蹟徧寰宇探九疑窺禹穴涉歷既久退作

秋室學古錄

卷一

六

史記具瑰奇鬱渟之觀論者謂倡助於山川者居多杜少陵值安史之亂開關氣稜曾無虛日而避蜀逃秦諸作忠義激發亘古彌今然則當日所歷山川險要戎馬倥傯其所以增益先生者不少又烏足爲先生病哉先生文名振海內者百年所著詩多淒清激宕之音費手定詩三十卷攜之成都蜀亂後妻孥羈蜀而先生以入覲卒京師此稟遂不可問康熙開重刻一本殘膏賸馥迴非原書今仁若於重刻之外復加甄綜都爲一集頓還舊觀所登諸作酬應贈畲什居六七然往往偏史氏而方少陵使全集尙在人間其山川之所涉覽時事之所錯更與夫流寓遷徙感懷撫事之作正復不知何如且將與此本校其存逸惜乎軼而不傳無從參互而考訂也仁若能於散佚之後斤斤保守罔敢缺遺復手自較勘壽之永久固孝子之用心彼歸元恭之刻太僕集多紕繆者何足方茲百世而下有讀書論世之君子因其所及見而思其所未見其慨慕當何如然則此集雅不足以盡先生正不可謂非先生身後之幸也

慈谿東山志序

庚寅歲僕遊四明陟句餘之山訪鮎埼之故亭爰信宿乎東山道士周君啓宗乃肅而前口昔者班氏志地理

秋室學古錄

卷一

七

秋室學古錄

卷一

八

而郡國因之嗣此踵事增華作者林立特標名勝若武夷台宿廬岳衡嶽之屬莫不搜剔靈輿剏創詠蔚成方域之外篇鴻筆鉅製水媚山輝都哉何其盛也東山一培塿實微邑之望某竊有志焉將以辱先生余曰唯唯否否某難言矣夫志者其流出乎史其職主乎述述則甄綜之必備史則夸誕之必芟甫東雖稱山水輿區而東隅一卷石伯益經之所未登道元注之所未錄洞天福地記之所未收其間又無赤城石梁五洩九疑之奇勝扶輿鬱積精神可以無不到而獨於茲陋造物者之力嗇而技窮其難一昔者與公鍊賦天台以傳右軍草序而祓禊千古西山僻在夷傳於柳州之遷謫赤鼻一片石著以予瞻之譌謬將假寵乎文章而回幹夫真宰是或一豸也乃茲山旣不致之澧鎬鄂杜之閒衡湘吳楚之會僻在海澨名公鉅卿皇華駢牡之所不至騷人遷客流連寄託之所不及邑士大夫斐然多著作材而勝國以還平諸莊老告退曹檜無譏迄無能爲役抑又鄉先達之職其咎矣其難二顧茲山麓棲真之所窟宅開士之所盤踞開寶以來延厯千禩其閒儻有鍊神服炁之士略如匡裕之結茅於廬山安期之賣藥於海上黃初平之牧羊於金華丁令威之化鶴於遼水談

景升之辟穀於嵩山陳圖南之服氣於華嶽三茅君之拔宅於句曲張輔漢之演教於雲錦乘青雲弄紫霞元蹤既著名壽日月照耀今古千萬世莫得而掩焉亦豈必假文辭以寄聲資弱毫之潤色哉而乃粥飯啞羊木腐草化前瞻後矚泯泯汶汶其難三僕又輕材小生落拓無狀浮沈閭閻聲光泯然掇拾補綴信言不美行卑賤之自悼滋騰笑於山靈無宋次道之該洽無潛說友之詳贍無羅鄂州之精嚴無陳壽老之簡要桂海虞衡帝京景物文獻不足僕病未能也彼世所稱金閨之彥翰苑之林欬唾出珠玉而姓氏芬齒頰者不此之屬而

秋室學古錄

卷一

九

惟糠粃之是求其難四具此四難大略可觀雖然麻姑擲米海揚塵矣華表化鶴冢鼻鼻矣自葉景虛縣延以至今日食舊德而忘數典嗣法者之恥也龍大夫復山地而興之幸不遭豪奪而蝨朽者伊誰之力被其澤而勿昭示乎永久烏足以示後之人也躋山之顛而勿察其名則樵牧焉耳沿水之流而罔溯其源則觴人焉耳遊屐之所到而文筆不之及柳子厚范石湖且齒冷而軒渠之用是準劉大彬茅山志例釐成十卷以勉應道士之請且以資都人士登高賦詩之助世之覽者倘欲準史氏之述作執前四說以相難豈不大謬戾也哉

女紅餘覽序

婦人女子之所有事執麻矣治繭絲納酒漿相菹醢而已即欲稍通書史祇宜擇賢媛懿行俾誦習而講貫之以爲程式足矣若涉獵文墨踵事增華是之謂思出其位顧自列女傳而下如閨範女鑑諸書代有條纂非不詳贍而文義深邃卷帙繁多非女博士未易卒業是僅足供才媛之流覽而無當於愚婦之身心則又不如其已也杭俗士夫家聯社劇金收廢字焚而投江湖中輒繪花鳥小譜向民家易焉即以供閨中兒女子歷幾之用許君默齋病其寡當以其暇日類賢媛故實三十餘

秋室學古錄

卷一

十

則各系以圖命之曰女紅餘覽有持故紙來者重十斤子一冊其事簡而法斯記誦易習其文質而明即童稚咸曉深閨暇日機杼餘閒或因文以觀象或按圖而索解平頭之女鴉髻之兒犁然會心觀感而興起者當不少也嗟乎世變俗靡肇基閭內或教習俗樂以蕩其思治纂組事華靡以壞其質其知書者復競尙才華鏤琢風月以佚其情釀成驕妒鮮克閑家豈非姆教之失其術而鑑誡之無其具哉是編雖簡亦中流之一壺也默齋敦倫飭紀一善不遺即小小撰述亦有衛名教振風俗之功焉默齋亦難能矣哉

連枝圖序 代許竹君

古者畫像之作必其人有大功德其君民愛而不見乃追摹其情狀以寄其慕思自顧長康擅添毫之譽嗣是士夫爭繪行像窮奇盡變不可厯數近年以來人挾一頓歌詠林立率皆纖鄙齷齪之夫假林泉琴酒借三數巨公詩文以炫耀鄉井當世巨公亦漫然應之儕輩噲於王謝揖行路於座上其可笑類如此然獨不可以例連枝之圖連枝圖者吾宗長人不死其弟之所爲作也長人有亡弟仲昭思之不置乃繪斯圖兄弟並列名曰連枝而屬予敘之夫死生異情人鬼殊致之死而致生

秋室學古錄 卷一

七

之聖人以爲不智長人乃欲比而同之可不謂愚乎然吾聞忠孝根於性而成於愚故甯武非佯愚而大舜非僞喜古史所載如顧悌之畫棺丁蘭之刻木一時感觸非不自知其無益而其情終不能自已長人平昔鬱結之懷日積於中懣懣愁懣倘悅無主忽成此圖一若已朽之骨可起而肉遠行之客翩然來歸連牀夜話相對怡怡豈復知仲氏之隔重泉我身之在圖畫者何其愚也嗚呼乃不可及已長人平昔懿行採入郡志者不一端吾謂類皆鄉曲市惠者能爲之此圖雖小其庶幾合於道歟長人之父梅巖先生子雁行也以孝聞於鄉

死也亦以母病故書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殆其謂矣許氏之子孫取長人之意而師之融融怡怡盡愛敬於生存固不必金范絲繡致異日無聊之極思也蒸然孝悌之門豈非吾族之光哉

高氏族譜序

宗譜之作在吾杭尤爲當務杭爲東南大都會居民輻湊井竈萬家授屨貫屋五方雜沓多有不可問之人所居率遷徙無常非如聚族於邨郭者連鄉接軌不雜二姓按籍可稽地又多火患舊家世族豈翳無人問其譜牒罔非灰燼甚矣宗譜不可一日無也然而務之者蓋寡其習尙猥薄近利析箸之日較及錙銖同氣之人夷於陌路不一二傳賀召不及覲面不識者有之是不務譜誼者又莫如杭人市夫傭兒多收幾斛穀輒自恥其寒唆巧借閱閭華胄附益其親以自張世族之子潦倒無賴輒與之通往來序世次以世父叔父拜之夷然也謂之曰聯譜夫附益他人以自張者是誣其祖也是薄其親也以世父叔父拜他人者是鬻其先也是辱其親也皆謂之不孝可也烏足與言譜學哉君子蓋讀高氏之譜而善之何善乎爾曰高君某自序其先蓋河南人自南宋時遷杭舊譜燬於火不可考今以其墓在青芝

秋室學古錄 卷一

七

陽高山者爲別子而其上闕焉然亦僅識其邱隴而名諱生卒不可得而詳詳之自五世祖東泉公始東泉至今蓋十世矣亦無高爵顯位然皆清白孝謹不愧所生其大略如此或者曰譜者普也序世數事得周普也今高氏之譜聊寥數傳如不周普何曰不然也孝子之心至慎也欲高氏之誣其祖不可也欲高氏之辱其親不能也則毋寧闕焉而已矣昔者郭侍中拜尙父以爲譏而狄武襄不附梁公此物此志也然則高子不旣孝矣乎而高子之心則猶未有艾也往者不可知來者將無窮自今以往繼繼繩繩至於耳來克念爾祖無忝厥緒

秋室學古錄

卷一

三

吾之厚望於子若孫者皆於斯譜乎著之使子孫而顧斯譜也日履其尊祖敬宗之思敦本睦族之誼飭躬修行之學以無慙世德固亦敦本治厚風俗之一端也寧特一家之善乎哉吾願杭人之繼踵而一繹其義也

五峯吳氏譜略序

譜者何普也序世數事必周普也曷爲乎其略也譜之義主乎普而世遠族蕃舊牒無存焉則略之云爾延陵之族大矣其詳不可得聞其略可已也曰不敢緩也吾先人衣食於奔走賢子孫之亢其宗者不可知勿件繫之罪滋甚小子敢乎哉系之以五峯奈何五老峯之陽

吾遷杭之祖元侯公之墓在焉五峯以前隸新安者不可考此片土也先人之靈爽實式憑之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禮則然也番禺之祖長沙王芮也南陽之祖廣平侯漢也汴之祖左庶子競也隴干之祖涪王玠信王璘也猶此志爾降五峯而推之昭穆秩也名號辨也邱隴詳而言行彰也秩秩然十世之人若聚一堂之上呼之且或出也然則曷爲不係以所居也杭之人居屢遷而墓不易方則五峯宜也言略而意長也事迂而義切也言乎前則報本而追遠言乎後則收族而親親此纂者志也纂者孰謂元侯公十一世孫爵其字盈川也

秋室學古錄

卷一

四

行遠集序

僕異時習制舉業志甚奢性則甚嬾得一名作輒能窮年以博其趣故歲計之所習恆無多顧喜觀名人專彙而厭選家僕誠慮作者與選者不必其相仞也選者與讀者不必其不相畔也必以我之意逆作者之志雖甚平易必得其意而止如是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亦奚容選爲故近若石門呂氏長洲汪氏韓氏何氏金壇二王氏人自爲說各立宗旨僕固熟視之若無覩也此僕之褊也然獨於所謂墨卷者卒未嘗循是說墨卷者時之運會存焉人之升沈系焉風氣之不齊消之以天下之

大師法之不一糅之以百家之紛而又視主司之深淺以爲進退憑一日之乖合以爲黜陟保無有乘以淫厲輕側之辭者其風行也疾以遠其趨就者驚且專稍有頗焉勢必至於誤後進而壞文體誤後進病一士壞文體非一士之憂矣若是乎墨之待選正如金之待冶玉之待琢甚有不容已於其間也善選者不以主司之好尙爲取舍不以時俗之趨向爲好惡折諸經衷諸道肅然有我之紀律焉一集風行翕然丕變主司之權僅足以升俊良選家之權乃足以振衰繇主司之力僅足以操子奪選家之力乃足以明是非豈不偉哉同學王君

秋室學古錄

卷一

五

古愚其爲文能端所向不厭華喜新不慕奇好異其議論能折衷於前輩雖未遇能自信其道別去者十餘年近從江右來出所選行遠集若干篇示予予荒廢既久不復究心徒以少年同學故辱問序爰受而讀之其間一言之頗必推敲之一句之繆必斟酌之其人則一天下其時則三十年其文則如出一手不啻讀吾友之專藁也者亦可以測其用心矣昔何義門有程墨行遠集之選其大旨在乎務經學放淫辭有起衰之功惜近人探討者少今是集名適相符而實亦足以相埒吾友殆今之義門歟

跋庚子銷夏記後

右北海孫侍郎退谷撰是書之作歲在庚子始四月迄六月故名之曰庚子銷夏記庚辰冬吾友鮑以文將付之梓而屬余書時方歲晏每晨起坐小樓寫三數翻旭日杲杲照几硯閒雖嚴寒亦呵凍書之不輟今年二月始畢事余惟古人評定書畫如鐵網珊瑚珊瑚木難清河書畫舫諸書以及本朝高詹事之銷夏錄下中丞之書畫彙攷非不詳盡精確足資鑒賞然而絮長較短辨絹楮列款識小遠大雅類好事者之所爲觀先生是記抑何蘊藉乃爾也先生爲勝國遺老滄桑後屏棄一切

秋室學古錄

卷一

六

獨畱情於書畫然亦借以蕭灑送日月大要等於太虛之雲飛鳥之聲足以適吾天而不足以累吾神斯其爲寓意於物者乎昔東坡居士嘗書陶詩入刻栽林得之以供清玩松雪翁書非茅紹之刻不工今余書惡劣不迨古人而刻手亦非善於操刀者要不足觀也好古者亦讀其書可矣刻既竣書其後維時豐山之鐘鏗然自鳴歲又將晏矣辛巳霜降

書聊齋志異後

丙戌之冬志異刻成距荷邨沒又五匝月矣以文索予賦詩殿諸君之後余不解詩其何能作雖然題聊齋可

不作而悲荷邨不容已也蓋余去年在郡齋時與先生
審訂是書丹鉛錯列參互考訂斟酌去留釐成一集今
刻前十二卷皆其手定後四卷則附存之者也每讀至
思逕斷絕妙想天開輒如寥天孤鶴俯視人世偈仄不
可一日居深以未能擺脫世網棲神太虛爲憾且相約
他日尙平事了散髮滄洲相逢海上共作神仙中語夜
深入靜舉酒相勞余雖不解飲亦引滿一卮何圖然約
在耳而先生遽赴道山集亦匏繫無用俛仰今昔第有
腹痛先是公以例言屬余會余計偕未報及公卒之前
十日自製序文復草例言數則若不及待予之歸也者

秋室學古錄

卷一

七

陳生載周董剗之役者也十日前亦先公歿嗚呼何
其奇也未竟之緒以文續而成之今且竣矣海內之士
爭先睹以爲快獨余中心振觸不能無廢書之歎異日
公嘗戲謂余曰此役告成爲生平第一快事將飾以牙
籤封以玉匣百年之後殉吾地下倘幽竈有知亦足以
破岑寂豈意斯言竟成語識尙當與以文遵富春涉桐
江支筇挾冊登巖光之釣磯招先生羈魂焚而告之吾
見南山之巔白雲容容凝而不流如來照鑒其必先生
也哉其必先生也哉某不才聊賦短章以當楚些云爾
不得奇人得異書鯨呿鼉擲定何如分明裂月撐霆于

有讓文園賦子虛

瑤想瓊思十萬言殘編剩有粉蠅痕百年落蓬蓬知己
一笑虞翻地下魂

分將鶴料佐彫鐫要使奇書萬古傳應是驚天逢帝怒

巫陽特遣下瑤天

重泉若有列仙居抵掌應知樂有餘世外益多幽絕語
卻愁何處續虞初

雞林珍重比琅玕揮塵能翻舌底瀾幾度燈前重展卷
淒風冷雨助悲歎

嚴陵雲樹總蒼茫江水無言送夕陽冉冉羈魂招不得

秋室學古錄

卷一

太

空畱遺冊哭中郎

范鑑湖詩序

仁和范氏世多文學之士乾隆壬午誠夫與余同領鄉
薦丙戌朴亭與余同成進士顧相識之早且契者推吾
友鑑湖先生鑑湖遊息之廬曰橘洲書舍列蔣古梅數
本閒以雜花綺石一時帟屐如魏柳洲夏身山鮑綠飲
吳太初輩流連光景推襟送抱日以爲常余時年未弱
冠往往參末座其閒鑑湖爲人和易醇謹粹然而溫積
學不遇淡於世榮幽懷抑塞多宣潔於詩壇酒社之閒
其詩蒼秀拔俗自抒性靈一洗調鉛殺粉之習朴亭以

比部郎典學粵西鑑湖以介弟從遊朴亭還朝引疾歸里鑑湖再入春明僑寓城南之打磨廠僧寮酒舍鴻影泥痕凡可以囊拾而筆鉤者必使其無遁形無遺響而止遊歷既多篇什倍富暇日出以示余其創鑿造化模範山川則工部之北征昌黎之南山也其揚榘古今周咨士俗則子昂之感遇白傅之秦吟也其情往興來銘蘭頌菊則輞川之瀟灑玉溪之寄託也桂海虞衡帝京景物仿佛於鑑湖之詩得之而鑑湖之平生亦略可測識矣今且倦遊息影樂志湖山而柳洲身山墓有宿草太初緣飲皆治生不暇余亦浮湛冷宦風流雲散望曩秋室學古錄

卷一

七

日橋洲老屋清談淪茗時殆有天際之想矣然則鑑湖之所得不既多乎哉

吳半霞相地捷法序

乾隆歲在丁亥戊子之交余主講魏塘書院始識休寧吳半霞先生蓋先生時承是邑也魏塘爲禾中沃土上不干尹事下不侵尉事如昌黎言故尹腴而丞瘠蕭然冷宦門可羅雀敲詩頌酒日益恬如性好遊佳山水而又通形家言故所過名山川其領略恆在煙嵐雲翠之外服官數十年不遷不轉其堅確有守可知矣梁侍講山舟贈以句云廉吏有聲知飲水閒庭無事日哦松

蓋紀實也平生不妄許可人願獨與子善輒過書院縱譚娓娓移晷不倦余齋中有紫雲石高可八尺許玲瓏秀潤不減仇池洞天余嘗戲謂翁武塘可對語此片石及明公耳翁笑而頷之及余被召入都公復浮沈此邦去年余乞假回里而翁以老病致仕寓吾杭復得相見道契闊甚驪年幾七十猶能爲人相地芒屨棕帽不假扶老閒出堪輿捷法一冊示余如緯如繇詞文旨遠單言片語皆能發景純之覆而鉤楊賴之元末有種福畱待諸圖尤有深意昔張南軒贈建溪吳叔靖之言曰吉凶之於人貴求其在我而不徒責報於地叔靖之學固不誤人者恐人不自修反誤叔靖耳旨哉斯言余於半霞亦云世有用半霞之說者苟汲汲於人事之自修則半霞之術焉有不驗也哉明年春半霞將歸老於黃山白岳之閒而子以家貧親老竊祿京朝俶裝北行匆匆話別不能無停雲天末之感矣因書以爲序

吳氏譜序

吳子盈川一日揖余而告之曰寒家自延陵著望長沙廣平以降縣延至今日徧域中矣吾籍舊隸新安譜久燬兵燹吾祖遷杭且十世皆葬五老峯麓爵耳目所及猶可仿佛者輯爲一卷顏之曰五峯譜略用貽後人信

秋室學古錄

卷一

三

言不美然於尊祖收族之義則竊取之云爾余子讀畢而喟然曰嗚呼吳子之意可謂厚矣吳子之識可謂卓矣古者葬不擇地周官冢人墓大夫掌公墓卽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民族葬以昭穆爲左右晉有九原漢有北邙凡國之冢墓皆萃焉後世詠於禍福剖判地脈斟酌向背諷選支幹人卜一邱邱卜一穴雖有高陵平原地盈數頃而所乘只一線之氣所容僅兩魄之棺餘皆爲彼術所棄而不可用至有累世不葬暴露中野陰受其禍而不知者何也淫瞽之說進由於族葬之禮廢族葬之禮廢由於宗法之不行今吳氏自元侯公以下有

秋室學古錄

卷一

三

有枝也無芻原也蓋聚十世之魄於茲邱矣而吳子卽以五峯系其譜此正以族葬而行宗法爲聖人禮經之大端吳子乃能暗合於古如是也而況康彊以逢其吉福澤以厚其生天錫家慶寢熾寢昌豈其牛眠龍角憑推步於雞丸金鎖玉鉤問平陂於馬鬣而後得此哉亦足以破淫巫瞽史之邪說而陰以動仁人孝子之隱衷矣吾故曰其意厚其識卓也吳子名爵字盈川君之祖母余祖之姑也君兄弟五人咸和雅溫粹而余與君尤相契云

毛詩指說提要

右唐成伯瑜撰書凡四篇一興述首明先王陳詩觀風之旨孔子刪詩正雅之由二解說先釋詩義而後風雅頌次之周又次之詁傳序又次之篇章又次之后妃又次之終之以鵲巢騶虞大略卽舉周南一篇櫟括論列以引申及其餘篇也三日傳受詳魯韓毛齊四家之世次後儒之訓釋源流亦備著焉四文體三百篇中句法之長短篇章之多寡措辭之異同用字之變化皆臚舉而詳之類劉勰文心雕龍之作伯瑜尙有毛詩斷章二卷見崇文總目唐藝文志載唐人說詩者自孔氏正義而外惟成氏二書及許叔牙纂義十卷今斷章纂義皆不存是書經熊克刻之泮林故尙有傳本吉光片羽殊足珍惜伯瑜中山人字爵未詳朱彝尊經義考稱其于詩書禮皆有論著云克字子復建安人

毛詩名物解提要

謹案名物解二十卷宋蔡卞撰卞字元度興化仙遊人熙寧三年與兄京同舉進士第仕至觀文殿學士平生本末具詳宋史本傳中卞爲王安石壻因從之學一意以安石爲宗素有辭辨居心傾邪是書大略規仿爾雅主於訓詁名物議論穿鑿徵引瑣碎多承介甫字說之謬且其所釋蝴蝶蚺蛇之類非經中所詠亦闕入焉實

秋室學古錄

卷一

三

無當於風人之旨也然往往多有出於孔氏正義陸氏詩疏之外者亦未始非博物多識之一助自釋天至雜解爲類凡十有一而陳振孫作十類卷凡二十而陸元輔作十六或其分析卷帙偶有異同云

秋室學古錄卷一

秋室學古錄

卷一

圭

秋室學古錄卷二

歐陽公詩本義提要

錢塘 余集

右詩本義十六卷宋歐陽修撰修以毛鄭之說質之先聖則悖理考於人情則難行者爲論以辨正之爲本義以發明之其或義已見於論者則不復別著本義凡爲說一百十有四篇統解十篇時世本末二論幽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卷末修之言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爲說者經師之末也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否則闕其所疑焉可也又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此作書之本旨故其立論未嘗輕議二家之短長而能指其不然以深持詩人之意前此說經者多祖述毛鄭孔穎達作正義至不敢一言牴牾其不相侔者且曲爲說以通之韓愈爲唐之大儒其所引菁菁者莪亦規規焉墨守其說千餘年來無一人有異議者自本義出其後王安石蘇洵程頤之徒接踵而起更相發明三百篇之理趣煥然益著而體驗物情深求其故尤推是書呂祖謙之讀詩記李樗之集解朱子之集傳多用其

說統解十篇張耀至比之易之有繫辭說卦雜卦序卦朱子亦謂其辨毛鄭處文辭徐緩到底不易亦可以得其言詩之旨矣公字永叔廬陵人官至太子少師贈太師諡文忠本末具詳本傳

詩傳遺說提要

右宋朱鑑哀次其先祖文公之遺說也文公之爲集傳也屢易其說而後成凡一字之疑一義之隱必反復商榷折衷於至當而後已故其緒言餘論往往散見於他書雜載於門弟子之所記授類足以發明集傳之義使不槩而存之奚以備學士之參覈鑑於是檢文集書問

秋室學古錄

卷二

二

語錄各種都爲一集題曰詩傳遺說首綱領次序辨次六義明讀詩之要旨辨往說之是非著小序之失發無邪之旨繼之以風雅頌之論斷終之以逸詩詩譜叶韻之義凡六卷單辭隻義甄錄無遺學者讀集傳而兼攷乎是將所謂溫柔敦厚之意與觀羣怨之旨不益犁然會於心歟鑑字子明文公宗子塾之子也仕至吏部郎中湖廣總領又有易說若干卷其大略相類是編其爲承議郎權知興國軍時所輯蓋宋理宗端平乙未歲也鑑與文公皆生於庚戌文公初得孫喜甚以書抵龍川陳亮曰小孫資稟壯實他日可望告廟則曰嗣子旣亡

次當承緒異時朝廷察其遺忠或有恩意亦令首及鑑愛異於諸孫如此見劉後邨所著墓銘鑑淵源家學無忝先人復有志於揚前哲之清芬以開示乎來學亦可志也

張氏詩說提要

詩說一卷宋張耒撰書凡十二條原載宛邱本集中無序文篇目非單行之本也通志堂刻入經解以備一家之說成德稱其有感於熙寧開邊斥竟之舉而爲之亦祇就其一篇之說而意之也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與黃庭堅晁補之秦觀俱遊蘇軾之門天下稱四學士以黨籍未致大用云

秋室學古錄

卷二

三

林氏毛詩講義提要

毛詩講義十二卷宋林岳撰岳字仲山福建古田人紹熙元年特奏名嘉定間嘗守全州宋史不爲立傳而閩志稱其在郡九年頗多惠政重建清湘書院復建率性堂日偕諸生講明道學勉敦實行鶴山魏了翁與岳友善爲作書院記紀之郡人祀之柳宗元廟其治績殊可紀蓋亦學道君子也茲編乃其講義簡括箋疏依文訓釋大指取裁毛鄭而折衷其異同雖範圍不出古人而融會貫通絕無枝言曲說之病觀其體例當是在郡時

講授所及門弟子因錄而成帙耳說詩至宋時若劉敞歐陽修王安石蘇轍以迄程朱務黜序說駁毛鄭各以意逆志求合於風人之旨雖其所得或有什伯於前人而或至放言高論屈經以從已說武斷以亂是非若鄭樵王柏之徒亦不免一時之流弊昂在光寧聞諸儒之說正盛而獨沾沾焉闢古義以詔後來亦可謂篤信漢學者矣案宋史藝文志馬端臨文獻通考及文淵閣書目皆載有此書五卷自明初以來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爲已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所載次第彙輯用存其概而闕其所原逸者因篇帙稍繁謹釐爲十二

秋室學古錄

卷二

四

不復如其原目云

詩續緒提要

右元劉玉汝撰玉汝元史無傳其行履亦不見於他書惟以周霆震石初集考之知其爲廬陵人字成之嘗舉鄉貢進士而所作石初集序末題洪武癸丑則明初尚存也此書諸家書目從未著錄獨永樂大典各韻內頗載有其文其大旨專以發明朱子集傳故名曰續緒蓋以續紫陽之緒爲言體例與輔廣童子問相近而發揮更爲精暢凡集傳中一二字之斟酌必求其命意所在或存此說而去彼說或宗主此說而兼用彼說無不尋

繹其所以然而闡明之至其論比興之例如曰有取義之興有無取義之興有一句興數章有數句興一句有賦又比比又賦之類明用韻之法如曰隔章爲韻疊句爲韻重韻爲韻隔句爲韻之類論風雅之別如曰有腔調不同有詞氣不同之類於文公比興叶韻之說皆反覆體究詮釋明當足補前人所未備洵可爲朱氏功臣詩傳自紫陽始發理趣後宗其說者漸多輔氏以外如胡一桂之附錄纂疏梁益之旁通汪克寬之音義會通劉瑾之通釋悉能發朱子之蘊胡廣等據以纂輯大全遂爲世所習用玉汝此書尤推闡無遺與諸儒足相伯仲乃前人罕有稱之者則其亡佚久矣今就永樂大典所載依經排纂正其訛脫定爲書十八卷以爲羽翼朱傳者備一家之說焉

紀王僕事

陳昌圖之赴禮部試也王僕實從正月二十日舟濟淮淮有惠濟閘鎖鑰淮徐作巨河之砥柱濁浪洪濤勢轉迅激巖巖石壑尤極奔騰澎湃之險時舟人競爭上流羣僕助力助之天日陰霾昏不辨色唯聞風聲水聲與鼓噪相雜僕以矢足死尸亦索之不得嗚呼可哀也已僕有老母弱妻相依爲命不可死而竟以死或者曰僕

秋室學古錄

卷二

五